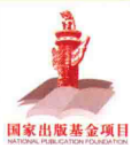


『十二五』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
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

# 陈登原全集

14

陈登原 著



以前有言，漢書示兒編卷一云：『漢書五十四，則由來久矣。』  
朝朝桂枝同，王私賄之，傳相告之曰：『非礼也，弗藉。』北宮騭則齊  
制，孟子曰：『諸侯惡其害己也，而曾去其籍。』始皇列尤甚焉。得無  
籍，而後有去籍，然後有去之也。一節一夕之校，魏則獻捷，長  
見左傳，故公二年，北宮騭之則齊，騭事見孟子，騭享下館，由此  
在齊以前，此國治人之三弊，原已憎惡典章，騭有書具一專之治，  
其助建以焚禁之先聲歟。

以後者言，商君書戰國策篇，騭夫人昭亮，而騭以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
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# 陈登原全集

14

国史学习导论

历史之重演

中俄关系述略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登原全集:全 16 册/陈登原著. —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4. 12

ISBN 978-7-5540-0436-4

I. ①陈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陈登原(1900~1975)—全集 IV. ①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8576 号

---

陈登原全集

陈登原 著 本书整理小组 校点

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电话:0571-85176986)

网 址 www.zjguji.com

责任编辑 翁宇翔 关俊红 徐晓玲

马樱滨 杨少锋

责任校对 余 宏

封面设计 刘 欣

责任印务 楼浩凯

照 排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520.5

字 数 8 25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0-0436-4

定 价 1980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## 国史学习导论

# 陈琴原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释名阐用 .....  | 1   |
| 2. 自异求同 .....  | 14  |
| 3. 遴材选料 .....  | 31  |
| 4. 乙部正朔 .....  | 48  |
| 5. 野闻杂识 .....  | 63  |
| 6. 家乘私传 .....  | 81  |
| 7. 金石器物 .....  | 93  |
| 8. 抗衡经典 .....  | 106 |
| 9. 采撷诗文 .....  | 116 |
| 10. 寻源溯委 ..... | 130 |
| 11. 校文正字 ..... | 148 |
| 12. 断句划读 ..... | 160 |
| 13. 量情度理 ..... | 169 |
| 14. 时地人物 ..... | 183 |
| 15. 作家甄审 ..... | 198 |
| 16. 识断见解 ..... | 212 |
| 17. 国献特征 ..... | 230 |
| 18. 划代断限 ..... | 242 |

## 1. 释名阐用

《说文解字》三下云：“史，记事者也。从又持中。中，正也。”以史为手执中正，此殆后起之义。《周礼》二六《春官·宗伯》疏言：“中，所以度筭。先郑之意，所有射筭，皆度于中。”然则中为盛简策之器具，而史之原义可知矣。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颐部五云：“史，记事者也。又假借为事。《周礼·条狼氏》：誓邦之大事曰杀，誓小事曰墨。”然则史为记事之总称，而史之原义可知矣。近王国维作《释史》（《观堂集林》六）云：“中正为无形之物，德非手可持，然则史所从之中，果何物矣？”吴氏大澂曰：‘史象手执简形，然中与简形体殊不类。’江氏永《周礼疑义举要》云：‘凡官府簿书，皆谓之中，故诸官言治中受中。《少司寇》断庶民狱讼之中，皆谓簿书，犹今之案卷也。’顾簿书何以云中，亦不得其说。按《周礼·太史职》：‘凡射事，饰中舍筭。’是中者，筭之器与。筭与简策本为一物，又皆为史之所执，则盛筭之中，盖亦用以盛简。简之多者，自可编之为篇，若数在十简左右者，盛于中，其用较便。”王氏说之尔尔，可征史之本义，初不外乎一切人事之记录。既曰一切人事之记录，于是一切人事皆可为史，皆当征记之说与矣。

王世贞《四部稿》（卷一四四《艺苑卮言》一）云：“天地间无非史而已。三皇之世，若泯若没；五帝之世，若存若亡。噫，史其不可以已耶。六经，史之言理者也。编年、本纪、志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，史之正文也；序、记、碑、碣、铭、述，史之变文也；训、诰、命、册、诏、命、教、札、上书、封事、疏、表、启、笺、弹事、奏记、

檄、露布、移、驳、谕、尺牍，史之用也；论、辩、说、解、难、议，史之实也；颂、赞、铭、箴、哀、诔，史之华也。”王氏云尔，岂非道一切记录，皆可为史也欤？龚自珍《尊史篇》（《定盦续集》一）云：“史之尊，非以载语言、司谤誉之谓。尊其心也。心何如而尊？善入也。天下山川形势，人心风俗，土所宜，性所贵，皆知之。上之祖宗之令，下之吏胥所守，皆知之。其于言礼言兵，言政言狱，言掌故言文体，言人贤否，如言家事。可谓入矣。”自珍云尔，岂非又道一切记录，皆当征记也欤？

夫曰一切记录，皆可为史；一应人事，皆当征记。则史之琐屑猥鄙，又何由而可免？故王若虚《滹南遗老集》——《史记辨惑》曰：“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记老子训诲孔子有如及门弟子，而孔子叹为犹龙。此庄周寓言，又何足信？至若成王剪叶以封唐叔、周公吐握以待贤士、孔子不假盖于子夏、曾子以蒸藜而出妻。此皆委巷野谈，而顾一切信之。”征是，则《史记》之琐屑鄙猥，昔人固议之矣。《唐子西语录》（《茗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十四）云：“东坡赴定武，过京师，馆于城外一亭子中。余时年十八，往谒之。因问余观何书，余曰：方观《晋书》。猝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，余茫然失对。”王应麟《困学记闻》一三云：“《史通》言《晋书》所采多小说，《语林》《世说》《搜神记》《幽明录》等是也。曹、干两《记》，孙、檀两《阳秋》，皆不之取。其中所载美事，遗略甚多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亦谓《晋书》丛冗最甚。”叶适《习学记言》二九云：“庄周言，昔者十日并出，盖周放词云尔。《晋书》遂有三日相承，出西隅东，日行光敛，月或夜出，皆前此载书之所无。”周密《志雅堂杂钞》卷下云：“陈端明言，一部《晋书》，只是将《世说》分入，又改得言语不佳，且入许多闲文字在内，可谓冗长，但有《载记》差胜。”《四库提要》四五云：“其所载者，大抵弘奖风流，以资谈柄。取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及刘孝标所注，一一互堪，几乎全部收入。是直稗官之体，安得目为史传？”牛运震《读史纠谬》卷四云：“《晋书》最为琐鄙，《孝武纪》简文见讖云云，此段已甚鄙琐。《礼志》道干宝著《晋纪》，并言感侍婢死而复生，乃著《搜神》，又与《礼志》奚关？《周处传》斩蛇改行一段，序次烦沓，令人难耐。《陶侃传》如厕见朱衣人，《苻坚传》记苍蝇肆螫，此皆小说家言，可以不记。他如卜筮小术、仙传小迹，均穷情极致，言之琐琐，以附会夸诞为长。曾与巫瞽何异？不亦猥鄙也欤？”

后世诸史皆坠此病，均由《晋史》启之。”李慈铭《桃花圣解盒日记》（癸集页十）云：“《晋书·宣帝纪》记迎高贵乡公，言高贵受玺而惰，举趾高，帝心忧之。其中即备记帝训高贵之语，浮词浪语，令人愤极。”征是，则《晋书》之琐屑鄙猥，昔人又议之矣。

李慈铭又议《南史》（《越縕堂日记补》辛集上页六十）曰：“李氏好述神怪，自是史家一病。即如吴兴项羽神踞厅事一事，自载之《孔季恭传》已外，萧惠明、萧惠基及从子琛三人传中，皆谓其为吴兴太守，遇项羽神事。《琛传》所载罢祀牛及著屐登厅事，又与《季恭传》相同。屡见叠出，殊属可厌。”征是，则《南史》之琐屑鄙猥，昔人又议之矣。

陆以湜《冷庐杂识》四云：“昔人谓《金史》叙次明净，胜于《辽史》《元史》，然如《后妃传》记海陵私其从姊莎里。莎里在外为淫佚，海陵大怨，谓之曰：尔爱高贵，有贵如天子者乎？尔爱人才，有才兼文武如我者乎？尔爱娱乐，有丰富伟岸如我者乎？此等猥亵之语，亦皆采述，殊失史体。”征是，则《金史》之琐屑鄙猥，昔人又议之矣。

略拈三史，可概其他。薛氏《旧五代史》五四《姚顗传》亦记顗举进士之前，薄游嵩山，逢白衣神，至于百五十字之多。由此言之，猥屑之病，祸不止上开三史之事。近人梁启超尝著《中国之旧史学》（《壬寅新民丛报汇编》卷八）云：“英儒斯宾莎尔曰，或有告者，邻家之猫昨产一子。此之事，实诚事实矣，然谁不知其为无用之物乎？以与他事并无干涉，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。然历史上之事例，类此者甚多，而中国尤甚。某日地震，某日日食，满纸填塞皆此邻猫产子之事实也。往往读尽一卷而无一字一语有人脑之价值者。”梁氏之语云尔，梁氏不知其所以至此，正由原初之史之意义，容有一切记载皆可为史，一应人事皆当征记之广泛范畴，斯无怪于琐屑鄙猥遂得乘机侵入也。

清人盛道《明史》体例至佳（《明史》体例之佳，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三一实云），予读《五行志》（《明史》三〇）“诗妖”一条，盖全本孙棋《蜀破獍》。《蜀破獍》卷四言：“初，成都东门外沿江十里有锁江桥，桥畔有回澜塔，万历中布政司余一龙所建。张献忠破蜀，尝登其上，见城中宫殿曰：桥是弓，塔是箭，弯弓正射承天殿。乃命拆毁，就其地筑将台处。穿穴取砖，至丈余，得一片古碑石，上有

篆文曰：筑塔余一龙，拆塔张献忠。岁逢甲乙丙，此地血流红。妖运终川北，毒气播川东。吹箫不用竹，一箭贯当胸。元兴元年（二六三），丞相诸葛亮记。至肃王讨逆，于西充射杀之，乃知吹箫不用竹，盖肃字也。”《蜀破镜》云尔，已为今本《明史》所取<sup>①</sup>。此等记载视邻猫生子，则无其真实；视项羽为神，则有其妖妄。顾此为旧史家之通病，不必苛求《明史》也。

琐屑猥鄙因可议矣，然而可议者良不止此。《南史》三八《柳津传》云：“虽缺声华，性甚强直，人或告以聚书。曰：吾常用道士驱鬼上章，安用此鬼名哉？”《郭林宗别传》（《世新说语·黜免篇》注）曰：“钜鹿孟敏客居太原，杂处凡俗，未有所名。尝至市货甗，坠地坏之，径去不顾。林宗见而异之，曰：‘坏甗可惜。’对曰：‘甗已破矣，视之何益？’林宗赏其介决，劝令读书。”此言过去业已过去，盖又以史为可议者也。然按《论语·述而篇》言：“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《韩诗外传》卷九云：“孔子出游，见妇人中泽而哭，其音甚哀，孔子遣弟子问之曰：‘夫人何哭之哀也？’曰：‘向者刈蓍薪，而亡吾蓍簪，吾是以哀焉。’弟子曰：‘刈蓍薪而亡蓍簪，又何哀焉？’曰：‘非伤亡簪也，盖不忘故也。’”韦应物《赠杨开府》诗（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四）曰：“少事武皇帝，无赖恃恩私。身作里中横，家藏亡命儿。武皇补天去，憔悴被人欺。读书事已晚，把笔学题诗。忽逢杨开府，论旧涕泗垂。坐客何由识，惟有故人知。”周公之梦也，亡簪之哭也以及怀旧之涕也，发于一事一人，固嫌其微，施之国家民族，诂曰无谓？凡人本有忆往怀旧之感情，忆往怀旧者，可以在一切记录皆可为史、一应人事皆当征记之广泛范畴之中征史之用，以免于琐屑猥鄙之议者矣。此则其事一也。

《池北偶谈》卷六云：“吴门孙先生尝题壁曰：人生最系恋者过去，最希望者将来，最倏忽者现在。”所谓系恋过去云云，《抱朴子·尚博篇》云：“俗士多言今山不及古山之高，今海不及古海之广，今日不及古日之热，今月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明史》卷三十《五行志》“诗妖”条曰：“成都东门外镇江桥回澜塔，万历中布政使余一龙所修也。张献忠破蜀毁之，穿地取砖，得古碑，上有篆书云：‘修塔余一龙，拆塔张献忠。岁逢甲乙丙，此地血流红。妖运终川北，毒氛播川东。吹箫不用竹，一箭贯当胸。汉元兴元年丞相诸葛亮记。’”《明史》云云，当本孙祺旧文。

不及古月之朗。”由此言之，奇逢之说，非偶然也。

《韩非·显学篇》云：“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，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，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，非愚即诬也。”此言过去无足推求，盖又一史为可议者也。然按《国策》张孟谈曰：“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”（《后汉书》七十二《东平王传》，八十九《张衡传》语同）《春秋繁露·精华篇》云：“不知来，视诸往，今《春秋》之为学也，道往而明来者。”《论衡·谢短篇》云：“知古不知今，谓之陆沉；知今不知古，谓之盲瞽。”《吴志·孙奋传》云：“明镜所以照形，往古所以知今。”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（《晋书》八十《王传》）曰：“每览昔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契，未尝不临文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殤为妄作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”裴炎亦曾谏武后（《旧唐书》八七《炎传》）云：“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？臣恐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”宋人贾同亦尝作《原古》（《宋文鉴》九三）云：“古者故也，自我而上皆故也。传说曰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。匪说攸闻。然则乌乎师之执也？曰古犹今也，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。取乎众也。取乎众则所见者数矣。自我而上皆故也。自我而上，一世也，以一世而窥千世百世，何法之不有也？是以师古者非师其年也，师其众也。”范祖禹《进唐鉴表》（《太史集》十三）云：“臣闻观古所以知今，彰往所以察来。唐与本朝如夏之与商、商之与周，厥鉴不远，著而易见。”叶适《习学记言》卷一九云：“明于道者，有是非而无今古。不深于古无以见后，不鉴于后无以明前。古今复策，道可复兴。”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卷三云：“所贵乎史者，述往事以为来者之师也。为史者，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具，后人欲取其得失之枢以效法，无由也。则又恶用史为？”近梁启超亦尝著论（《新民丛报》一）曰：“史家之精神为何？观既往，示将来，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。”夫曰现古所以知今也，道往可以知来也，全称肯定，虽嫌其专，往往而有，岂得云诬？凡人本有因往推来之思维。因往推来者，可以在一切记录皆可为史、一应人事皆当征记之广泛范畴之中征史之用，以免于琐屑猥鄙之议。此则其事二也。

Hill 尝著 History for History's Sake 刊于芝加哥大学刊之 Historical Outlook。其文曰：“历史之卓然树立，其使命何在？通常教者，非谓激励

爱国，则谓训练道德；非谓展拓记忆，即谓翼助文学。夫谓称史以爱国心及伦理学为目的，固大谬矣。拿破仑所谓 History is a pack of lies 者，良由于此。盖上述四者，皆其附属目的，非历史之主要目的。历史者，首在记识、好为疑问、大公无我、勇于求真之心理是也。学者于此往往见圣哲之人。旷观远古，斯可知今。于是谦和自任，宽容尊人之德，皆可自此造成。且历史有赅续观念，惟置之于过去光明之下，始得洞明透澈。故现在之问题，皆可用历史法则推测，而更得明了。诚以任何事物，必须穷其如何至此，始可明其真相。一九一四年七月，有帆船自香港直抵利物浦，至圣诞节抵英，舟中人始知世界大战之讯，大为惊奇。实则此事至不足奇，但未究明近八百年来欧洲之史实者，固无由明之也。善夫 Emerson 之言曰：‘人之自身，亦非过去无以明了。’观上所言，历史之价值自见。”（此据《史记学报》二卷四期陈训慈译文）赫尔云云，盖亦但谓史有因往推来之用云。

因往推来之外，则又有劝善惩恶也。荀悦《申鉴》（《北堂书钞》五五引）云：“古者，天下事必告庙。有二史，左史记事，右史记言。先记臧否成败存焉，下及士庶，苟有茂异，咸在版籍。或欲显而不得，或欲盖而弥彰。善人欢焉，恶人惧焉。是以先王重之，以副法教，以助赏罚。”《旧唐书·陇西王传》云：“高祖尝鄙之曰：‘昵近小人，好为不轨，先生典册，不闻学习。今赐绢二百匹，可买经史习读，以成善事。’”钱大昕《养新录》一八云：“温公《通鉴》目录极简略，而多采君臣善言。如‘无德而富贵，谓之不孝’，则班固语；‘治乱民如治乱县’，则龚遂语；‘动民以实不以言，应天以实不以文’，则王嘉语；‘文吏习为欺谩，廉吏清在一己，皆无益百姓’，则宗均语；‘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讼’，则第五伦语；‘刑罚者，治乱之药石；德教者，兴平之梁肉’，则崔寔语；‘物速成则疾亡，晚就则善终’，则王昶语；‘人非尧舜，安能每尽善’，则王述语；‘便宜者，便于公，宜于民也’，则顾宪之语；‘史不书恶，人主何所畏忌’，则北魏孝文帝语；‘人主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’，则魏徵语；‘清正而行自与志合’，则唐太宗语；‘法贵简而能禁，刑贵轻而必行’，则杨相如语；‘天下本无事，但庸人扰之’，则陆象先语；‘士名

重于利，吏利重于名’，则刘晏语；‘六经言祸福由人，不言盛衰由命。实事未必知，知事未必实。财匱于兵众，力分于将多。怨生于不均，机失于遥制’，则陆贽语；‘万国耳目，岂可以机数欺之’，则韩偓语。此皆古今不易之论，以‘资治’名其书，洵无愧矣。”《野老纪闻》云：“予瞻问欧阳公曰：‘《五代史》可传后否？’公曰：‘修于此书，窃有善善恶恶之义。’”（此见《稗海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附录，《四库提要》一一八以为楙父所作）《文忠集》三九《王彦章画像记》云：“予修《五代史》，颇有善善恶恶之意。至于公传，未尝不感愤太息。”谢显道之从程子也，“某从学洛中，时录古今善行，别作一册”（全文参看第8节《抗衡经典篇》）。《宋史》三六六《吴玠传》云：“善读史，凡往事可师者，必录置座右，积久墙牖皆格言云。”（格言二字，起于六朝，《抱朴子·审举篇》云：“格言不吐庸人之口。”）《陈垣传》（《宋史》四二三）云：“垣上书乞去，君侧蛊媚，从天下之公论。史弥远召垣而问之曰：‘吾甥殆好名乎？’垣曰：‘好名孟子之所不取，求士于三代之上，惟恐其好名。求于三代之下，惟恐其不好名。’”<sup>①</sup>颜元亦尝论修史（钟铨《习斋言行录》卷上），曰：“相系一代之治乱，史关千古之是非。”夫所谓荣辱，夫所谓成善，夫所谓格言，夫所谓善恶是非，皆见人均有喜褒恶贬，自尊而或致念于身后之史之奖惩。奖善惩恶者，可以在一切记录皆可为史、一应人事皆当征记之广泛范畴之中征史之用，以免于琐屑猥鄙之议，此则其事三也。

刘肃《大唐新语》卷三云：“贞观中，太宗尝谓褚遂良曰：‘卿知《起居注》记何事，大抵人君得观之否？’遂良对曰：‘今之起居，古之左右史也。记人君言事，上记善恶，以为鉴戒，庶人主不为非法。不闻帝王躬自阅史也。’太宗曰：‘脱朕有不善，卿亦必记之耶？’遂良曰：‘臣闻守道不如守官，臣职当载笔，君举必书。’刘洎进曰：‘设如遂良不记，天下之人亦必皆记之矣。’”（《唐书》一百五《遂良传》语同）《唐书》一〇六《杜正伦传》曰：“正伦知《起居注》，太宗尝曰：‘朕坐朝，不敢多言，必待有利于民，乃出之口。’正伦曰：‘臣职左史，陛下一言之失，非止损百姓，且笔之于史，千载累德。’”

① 好名之病，英豪未免。《晋书》九十八《桓温传》，尝抚枕叹曰：“既不能留芳百世，复遗臭万年耶。”由此言之，特固不能遗芳，爰思遗臭，正见温之好名，非以流芳，名不足道也。

《旧唐书》一七六《魏抃传》云：“文宗遣使取《起居注》欲观之，抃执奏曰：‘自古史官书事以明鉴诫，陛下但为善事，勿忧臣之不书。如陛下所行错忤，臣纵不书，天下之人书之。’帝曰：‘吾尝取观之矣。’曰：‘此史官不守职分，臣安敢陷陛下为非法？陛下览之后，自此书事将有回避，如此则善恶不进，遗之后世，何以取信？’上乃止。”《郑朗传》（《唐书》一六五）曰：“文宗与宰执议政，适见朗执笔螭头下，谓之曰：‘向之所论，亦记之乎？朕将观之。’对曰：‘臣执笔所书者，史也。故事，天子不观史。’朱子奢曰：史不隐善，亦不讳恶。自中主已下，或饰非护失，观之，则史臣无以自免，抑且不敢直笔。褚遂良亦称：史记天子行动，非法必书。庶几自飭。”《宋史》三七四《胡铨传》云：“隆兴元年擢起居郎，谓史官失职者四。一谓起注不必进呈，庶人主有不观史之美。”《彭龟年传》（《宋史》三九三）云：“龟年曰：‘臣所居官，以记注人君言动为职，陛下不过言问安，如是书者已数十矣。恐非所以示后。’”《元史》一八五《吕思诚传》云：“文宗幸奎章阁，有旨取国史阅之，左右舛拒以往，院长貳不敢言。思诚在末僚，独跪阁下，争之曰：‘国史者，记当代人君善恶。自古天子无观阅之者。’其事遂寝。”以上集唐、宋、元事共凡七则，此事虽至明而废<sup>①</sup>，然国史不由君主干涉之习惯限制，此又史以致用于君权鼎盛之日者欤。

抑所谓书恶者，自今日而言之，亦常有反教育之恶果。例如书及权门，恒惧辱人以势利；记及闺闼，恒惧启人之淫邪。顾朱子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四记毕士安事曰：“咸平中，诏选官校刊《三国志》，或谓两晋书多秽恶，不可以流行者。真宗以语宰相，公曰：‘恶以戒世，善以劝世。善恶之事，《春秋》备载。’”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一云：“仁宗退朝，每与侍臣迓英阁讲读，贾侍中昌朝时为侍讲，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每至诸侯淫乱则略而不说。上问其故曰：‘六经书此，所以为后人鉴戒，又何必讳也？’”王守仁《传习

<sup>①</sup> 《明史》二一九《张位传》云：“位以前代皆有《起居注》，本朝独无，因疏言：‘史官充位，无以自效，宜命数人入直。凡诏旨、起居、朝端政务，皆于见闻录之，以为他年实录之助。’张居正善其议，奏行焉。”时为万历元年（一五七三），可知明世并无起居注之事。

录》卷一云：“史以明善恶，示训戒。善可以为训者，特存其真以示法；恶可以以为戒者，则存其戒而削其事，以杜奸。”有征乎上，可知书善固可以示劝，而书恶亦可以示戒者也。

劝善惩恶之外，则又有恢弘风度也。Hill之言曰：“抑历史之丰博，又可予人以愉快，彼儿童之听故事，每悠然而神往。”即此可以推知，赫尔云云，当即《史记》四七《孔子世家》所谓“高山仰止”，“景行行止”，“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”。亦即《东坡志林》卷六所谓：“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，为其家所厌苦，辄与之令聚座，听说古语。至说《三国》事，闻刘玄德败，颦蹙有出涕者；闻曹操败，即喜称快。以是知君子、小人之泽百世不斩。”亦即徐鼐《小腆纪年》一八所谓：“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同为贼，有蜀人金公趾者，在定国军中为说《三国演义》，斥可望为曹操而期定国为诸葛。定国大感动，曰：‘诸葛所不敢望，关、张、姜伯约，敢必自勉？’自此与可望左，其后努力报国，殉身缅甸，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义士之殿。固由定国有杰士风，然非公趾有以感动之，又安能若此？”是以章炳麟《官制索隐》（《太炎文录》一）云：“往顾宁人丁明绝胙，发愤考古帝王陵寝，彼蒿里中陈死人，岂有纤毫足用？然识其兆域，则令人感怀不忘。且今之观后者，求其事迹，盖多愍德而奸恶可忌者多矣？”夫曰“悠然神往”，又曰“出涕称快”，又曰“感动自勉”，又曰“感怀不忘”，此皆恢弘人之风度之征也。恢弘风度者，可以在一切记录皆可为史、一应人事皆当征记广泛范畴之中征史之用，以免于琐屑猥鄙之议，此则其事四也。

《朱子集》三五《答刘子澄书》曰：“班、范外事，不知编得于己分有何所益，于世教有何所补，而埋没身心不得超脱，亦无惑乎？子静之徒，高视大言，窃笑吾辈之枉用心也。”《朱子语类》一〇四曰：“某自十五六岁时至二十岁时，史书都不要看，便觉得闲是闲非没要紧，不难理会。大率才看得这种文字有味，毕竟粗心了。吕伯恭教人只看《左传》，不知何谓。”又卷一二一曰：“或问《左传》疑义曰：‘公不求诸六经《语》《孟》之中，而用功于《左传》，《左传》纵有道理，能有几何？’吕伯恭爱与学者说《左传》，尝戒之曰：‘《语》《孟》六经多少道理不说，恰只说这个。那上有些零碎道理，济得甚

事?””(参第8节引《朱子语类》一一四)宋儒谓史可埋人身心,读史令人粗心,此与恢弘风度之说,相驰背道,然而孰是孰非,必有能辨者。

恢弘风度之外,则又有蹈覆思诫也。所谓保存经验,以备涉世之谓也。旧题《尸子》(六一九《御览》)曰:“诵诗读书,与古人居;读书诵诗,与古人谋。”《大戴记·保傅篇》云:“明镜所以察形也,往古所以知今也。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,而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昌,则未有异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。”《说苑·建本篇》云:“有国者不可以不学《春秋》。生而尊者骄,生而富者傲,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,鲜矣。《春秋》,国之鉴也。”《后汉书》八九《张衡传》云:“向使能瞻前顾后,援镜自戒,则何陷于凶患?”《艺文类聚》二三引《东观汉记》曰:“览照前世以为训诫。”《晋书》四八《段灼传》云:“宜远鉴前代兴废,深为严防。”《唐书》五七《魏徵传》云:“帝后临朝,叹曰:‘以铜为鉴,可正衣冠;以古为鉴,可知兴废;以人为鉴,可明得失。今魏徵逝,朕一鉴亡矣。’”刘餗《隋唐嘉话》卷上云:“太宗谓魏郑国公曰:‘以铜为镜,可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知兴替。’”曾巩《南齐书目录》(《宋文鉴》八八)云:“将以明是非、得失、兴衰、治乱之故,以为法诫,则必得其所言而后能传于久。此史之所以作也。”石介序范祖禹《唐鉴》(《宋文鉴》八六)云:“前车之覆,后车之诫。前事之失,后事之鉴。汤以桀为鉴,故不敢为桀之行,而商德克明,隆祀六百。周以纣为戒,故不敢为纣之恶,而周世至盛传世三十。”洪迈《述前代为鉴》(《容斋随笔》一六)曰:“《诗》云:‘殷鉴不远,在夏后氏之世。’《周书》云:‘今惟商堕厥命,我其不可不鉴。’又曰:‘我不可不鉴于有商。’周公作《无逸》,称商三宗。汉祖命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。张释之为文帝言秦所以失,汉所以兴。贾生借秦为喻,贾生请人主引商、周、秦事而观之。魏郑公曰:‘臣愿当今动静,以隋为鉴。’故《诗》《书》所载,有国者之龟鉴也。”《朱子语类》卷一〇云:“读书已是第二义。盖人生义理,合下完具,所不要读书者,是未曾经历见。圣人是经历得许多,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。”《尸子》之曰与古人谋也,《戴记》之曰袭迹求逮也,《说苑》之曰无鉴必败也,张衡之曰援镜自戒也,段灼之曰远鉴前代也,太宗之曰以古为鉴也,曾巩之曰以为法诫也,石介之曰前车之覆也,洪迈之曰“《诗》《书》所载,有国者之龟鉴也”,是皆谓保

存古人之经验以备涉世之应用。每蹈前人之覆辙，则思一己之鉴诫。蹈覆思诫者，可以在一切记录皆可为史、一应人事皆当征记之广泛范畴之中征史之用，以免于琐屑猥鄙之议，此则其事五也。

保有经验以备涉世，蹈覆思诫，中间自有不同。前者为积极的蹈前人之功，而与之俱成也；后者为消极的鉴前人之失，而不与同败也。《北史》四四《崔亮传》记亮在雍州，读《杜预传》，见其为水磨，美其有补世用。及为仆射，奏上石碣数十区，其利十倍，国用以饶。崔亮之事，所谓“因前人之功与之俱成”。然在人事进步之今日，欲循前人之成，其势难以必有，难以常有。若者鉴前人之失，不与同败，则如史可法《请禁门户疏》（《史忠正集》一）云：“溯流穷源，固致恨于诸臣误国之事匪一，而门户二字，实为祸首。从门户生畛域，从畛域生恩怨，从恩怨生攻击，而线索渊源之计愈巧，而君子小人之辨愈淆。先儒谓纤私翳胸，万物倒置矣。所以春秋之始，首严朋党之诛，而门户之名竟结燕都之局。试问山陵安在，先皇帝后梓宫安在，血嗣安在？犹暇争论闲是闲非，择取孰利孰害者哉。”则有如《南雷文约》卷一《朱文靖墓志铭》云：“国之兴亡，虽曰天数。天之所废，在人推仆。鼎悬一丝，啗之未错。景炎新造，危如朝露。犹以台谏，非论宿素。蕞尔两粤，乃兴朋党，咫尺堂陛，殷雷扰攘。”则古如侯玄沱《月蝉笔露》（卷下页六）云：“辽左之难既发，将弩兵骄无可支吾。赋加民困，流贼乘之，土崩瓦解作于天启、崇祯之间（关于明思宗，参第9节引李自成檄文一事，归庄万古愁一事，屈大均《燕京述哀》一事）。然其由来远矣。至群臣皆背公行私，日甚一日，外患愈逼，党局愈多。虽其持论互有短长，大抵所谓小人皆真小人，而所谓君子则未必真君子。民愈贫矣，吏愈贪矣，风俗日以坏矣。将士不知杀敌，但知害民；百官不知职守，但知苛刻。虽以烈皇帝之忧勤而不能挽江河之日下也。”以上各家，胥道国当末造，念有纷呶。然则鉴前人之败，勿与同失，得无为历史教训最大者乎？

予读《明史》一二三《张士诚传》，谓其既踞吴中，纵至纵逸，将士要官爵田宅者不绝。大会邀谈之士，丧师失地，上下嬉娱，以至于亡云云。近作《为或人赋》云：“妙高台上郁芳菲，亭长还乡尽锦衣。几处潼关溃爱将，

万年淝水错生机。悠悠身世兼成败，草草兴亡杂是非。当日声名红似火，今朝姓氏已依稀。廿年叱咤枉称雄，弹指河山局已终。荆楚糜兵存旧梦，鸡笼落日想悲风。凭祠尔敢笑明帝，有寿人能惜诸公。但有虞姬未有马，更何面目见江东？”诗固不佳，然亦感慨于前朝之事也。

蹈覆思戒之外，则又昭信存实也。粤稽自古，崔杼杀君，南史执简以往；赵盾隐贼，董狐奋笔以书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、宣公二年）。然则史贵存真，其来已久。《晋书》八二《孙盛传》云：“盛著《晋阳秋》，词直而义正，桓温见之，怒谓盛子曰：‘枋头诚为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公所论？若此史遂行，自是关君门户。’其子遽谢，谓请删改。时盛年老还家，性又方严，雅有规宪，子孙班立而庭训愈峻。至是诸子乃共号泣稽颡，请为百口切计。盛大怒，诸子遂窃改之。盛乃写二定本，寄慕容儁，书遂两存。”《唐书》一三二《吴兢传》云：“初与刘子玄定《武后实录》，叙张昌宗诱张说诬魏元忠，后说为相，读之心不善也，知兢所为，即从容谬语之曰：‘刘君书魏公事，不少假借，奈何？’兢曰：‘子玄已亡，不可受诬地下，兢实书之，其草尚在也。’说屡以情祈改，对曰：‘徇公之请，何名实录？’卒不改，世谓之今董狐云。”夫曰书法不隐，又曰词直义正，又曰不惧权贵，此皆昭信存实之谓也。昭信存实者，可以在一切记录皆可为史、一应人事皆当征记之广泛范畴之中，征史之用，以免于琐屑猥鄙之议，此则其事六也。

《辽史》一〇四《耶律孟简传》云：“史笔者，天下之大信。一言当否，百世从之。苟无明识，好恶任情，祸且不测。”孟简云云，亦谓史当昭信存实而已。

昭信存实之外，则又有指导兵政。夫历史记载之偏于兵政，前人固有非议，是以魏禧答鱼豢之问，指斥《左传》以为相斫之书（参第10节引《太平御览》六一六并《魏志·王肃传》注所引鱼豢《魏略》）。《朱子语类》一二六云：“先生谓读史只是看人相打，相打有甚好看处。陈同父一生被史误了。”旧题清圣祖御作《二十一史序》曰：“夫史以示劝惩，昭法诫，上下数千年安危治乱之故，忠奸贤佞之实，是非得失，俱可考见。居今而知古，鉴往而推来。”魏、朱之言盖明诽也。清帝之衷可隐窥，岂不足启示史之偏于兵政之弊欤？然而推晁错削夺